

筹办夷务始末

第二函  
函十九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九

咸豐十一年。辛酉五月癸卯。山海關監督福瑞奏。竊奴於四月二十三日接奉單機大臣達。

旨傳諭到聞。欽准道於二十五日。自開起程。在途次接准駐紮牛莊管理漢國事務領事基迪樂照會。內稱據漢國派上海繙譯官密迪樂前往牛莊等處。辦理領事事務等因前來。奴即兼程前進。五月初三日抵牛莊。定於初五日前往漢國領事公館。會見密迪樂議及所定通商事宜。均按和約條款。隨時出示曉諭。店役商民人等遵照所定和約條款。及一切通商事宜辦理。以期日久永遠相安。伏查。

到口洋船十數隻所載貨物均與上海執照數目相符現  
在該口商民安堵如常海疆平靜

硃批知道了

乙巳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竊等前理咨照山東署  
撫臣清盛會商開辦章程祇以二三月間大股南移竄擾  
東境商賈成嚴外國商船亦開風而表足一切通商章程  
擬難尋辦嗣據山東登萊青道崇芳候補知府董步雲登  
州府知府戴肇辰等稟稱立開具商辦條陳請裁前來督  
詳加覆義該道等所議章程雖係因地制宜惟與條約新  
章多有不符之處亟應妥為酌辦當即此飭另議一面咨

商山東撫臣諱廷農並悉該道等於現在新章未能熟諳。轉致遇事窒礙。查登州一囗又與牛莊情形不同。向無監督亦未設關。現今開埠通商。事屬創始。必須公正廉明熟悉情形之員。常川駐摺。方足以資治理。督遠駐津邸。鞭長莫及。竊慮呼應不靈。查總理王大臣奏定章程。准令派員前往。現查有直隸候補知府王啟曾。人品端謹。辦事精細。且於員籍隸山東。熟悉該省海口情形。以之調赴登州。會同登萊青道崇芳等悉心籌畫。相機辦理。實足收指臂之效。業經督咨商直隸督臣文煜劉訓朱津將現辦新章。面為籌商。於四月中旬飭令迅赴登州。並咨會山東撫臣責。

令該守會同崇芳等實力舉辦且慮開辦之初事務煩冗  
復又副調直隸候補知縣袁文陞○河工候補縣丞曲紀官  
隨同王啟曾差委並稽查沿海卡屬及上海驗貨發單等  
事至應派通事並外國稅務司現已與英國人李泰畧所  
奉之代辦總稅務司赫德商酌一二人前往幫同徵稅庶  
不致日久滋繁惟查外國商船由閩廣上海而來往往先  
到登州停泊該口商賈輻輳中外難處一切事務較繁勞  
恐一人耳目不及周寧相應顧憲

天恩飭下山東撫臣譚廷襄轉飭奎篆青道崇芳等會同督辦往  
之直隸候補知府王啟曾○認真妥辦庶於撫綏地方稽徵

稅務兩有裨益。至奉天之牛莊一帶。本有山海關監督經理稅務。惟各國商船進出。難色。商民水手與內地民人講。一劫交涉事件。必得隨時防範。查有候補知州馬繩武。直隸候補府經歷張元熙。均在總理衙門並隨武備院卿。恆祺。及。拏當差。熟悉外國情形。亦經拏當別調該二員。於四月中旬前赴牛莊。並咨明。

盛京將軍奉天府尹。盤山海關監督。就近差遣。責成會同地方營轉稽查彈壓。俾免滋生別釁。

諭軍機大臣等。崇厚奏。山東登州新開口岸。遴委委員前往會辦。一摺。據稱山東坐落青道掌管等所議。通商章程。雖係因地制宜。

宜與條約章程多有不符之處。並恐該道等於現辦新章未能熟諳。現派直隸候補知府王啟曾等赴登州。請飭諱廷襄轉飭崇芳等會同安辦等語。登州開埠通商事屬創始。於中外交涉事件。必須遵照條約新章。妥為籌辦。庶各國商民不致別生枝節。著諱廷襄飭令登萊青道崇芳等俟王啟曾到後。即會同該員將一切通商事宜。悉心籌畫。妥為辦理。令地方稅務兩有裨益。毋得稍存吟咏。致滋流弊。

崇厚又奏。天津設立新關以來。一切事務紛繁。兼以郡城内外海河兩岸。喚梯而固。兵未撤淨。自大沽海口至城南。穿竹林。新聞海河一帶。相距二百餘里。商船卸貨。燈運到

開沿途均須輝壓防範。前經奏明達委正雜各員分口稽查嗣奉戶部轉咨。幸經覆奏蒙

允准在案。摯已節次咨會直隸督臣。先後劄調直隸候補知府長啟升用知府南皮縣知縣費學曾候補理問何道曾候補縣丞程錦雲候補長生。候選府經歷高從望。候補府經歷童恒麟候補鹽大使許之奏到津差遣並劄派海防同知姚經陞署天津縣知縣張餘慶該員等或駐繁海口發單報驗。或監視新聞。勦覈稅課。或分赴各干稽查驗放。或會同領事。彈壓商民。數月以來。尚能實心任事。且皆係去年隨同辦理撫議事宜。於中外交涉等事。亦俱深悉。以之分飭。

辦理可資得力。等當督飭該委員等。事事認真。不令姑息。終急致有違誤。仍隨時詳加訪察。不敢稍涉瞻徇。所有督飭劄委各員緣由。理合附片陳明。

硃批知道了。

壬子。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因布國父林波。達來條約內。有駐京一條。當將商辦阻止情形。附片具奏在案。本月十六日卯刻。據營弁稟報。十五日酉刻。有布國人三名。帶同跟役二名。馬二匹。衣箱二隻。進廣準門。弁兵攔阻不服。即進城住西河沿東慶

豐店店主恐其滋事不敢爭論。正在查問間。次日該外國  
人已進正陽門。直入喚館間。壁輔國將軍夷權之空宅強  
住等語。臣等接聞之下。不勝駭異。當即派即補主事成林  
前往駁斥。該員尚未前往。適噶吐耆已來公所謁見。並言  
父林波私自遣人來京。甚為非禮。若所來之人係兵役人  
等。猶可恕其不知禮義。今來者係屬布國官員。尤屬不謹。  
條約必應將其通商換約各事。悉作罷論。以示懲儆。該公  
使於臨行時。復微露艾林波亦有私自來京之語。並居住  
夷權宅內。係俄國主使客等語。臣等復派候補參領長善  
前赴俄囉斯館。與因理面論。深斥其非。因理亦以父林波

為不然而住居宅內則稱係該館內學生柏林派人民往  
通委權不在宅內又無眷屬該布國人稱既有此空屋又  
與俄嘆各館相近暫住極為相宜即將行李搬入等語。經  
長善反覆駁斥固理亦無可置辭惟以不能約束柏林萬  
詞臣等因布魯斯奧嘆國係屬私親恐其從中作弊臣文  
祥即於是日未刻親赴嘆哈喇館晤見嘆嚙嘶責以艾林  
波私自遣人來京該國既不知禮中國亦不能以禮相待  
非遞解回津恐該國不知警畏並告以艾林波如或來京  
各城門已派兵把阻僅敢妄自尊大不服攔阻毆打官兵  
彼時僅若架虧不得謂中國無禮。睿公使見臣文祥詞氣

憤怒即稱現在來京之人既係布國官員若遞解回津則該國似乎有失體面不如照會父林波令其迅速調回儻再不回津自當憑中國辦理至父林波私欲入京如有總理衙門照會必當設法阻止臣文祥即乘勢允其所請以爲轉圜地步次日噶噶嘶泐喊文布國人先遣一名回津以阻其入京臣等揀派馬弁押送同行伏查此次父林波私自達人來京非獨俄國與之朋比即噶噶亦難保不與通同一氣况噶噶國與布國私親尤必互相呼引但折之以理則俄噶噶三國均無可為之置辦是其情雖鬼蜮而尚不能不服理論若竟遞解回津則激之使怒辦理亦屬過

當臣等即照噲嘯嘶之語照會艾林波一面飛咨奉綸書令其責服艾使並由臣等送給喫佛兩國照會暴論艾林波之非雖該管弁等所稟強設店主强占住宅各情未必盡實而臣等即據稟添入照會內者蓋欲使該國主知艾林波之辦理未能妥善不敢藉詞掩飾且使他國亦知所警戒。嗣於二十日據地方營汎各官面稟希國在京二人於寅刻出城回津臣等仍飭差弁跟蹤前往查艾林波現既如此肆行無忌而咷吐嗜又有將通商委作罷論之語原不難借此將半年後駐京之事抹去惟持之過嚴難保不另生枝節况咷吐嗜之語是否兩邊見好從中愚弄均

難據定是以仍函致崇輪等委為相機辦理俟艾使接到  
照會如何情形再定辦法

硃批知道了

奉親王等又奏正在具摺聞接據崇厚等來函內稱艾林  
波私自遣人進京一事經崇輪等當面嚴詰該公使無可  
解說惟有深自引咎聲稱於該國人回津時必當報兜應  
辦特赴崇輪等公寓謝罪呈稱即寫照會申明原委各等  
語是艾林波自知其非已可概見乃越日辰時復據崇輪  
等來函並鈔錄艾林波照會詞氣舉驚與語見崇輪等言  
詞迥不相同臣等亟囑崇輪等該公使虛驕之氣必暗有

人指使。但其技無可施。自必仍然帖服。父使本有進京之舉。現在尚留天津。其詞雖強。而心已近。然通商換約及住京各層。固不可輕許。以啟輕視之心。亦不可拘執。激成事端。總宜相機辦理。剛柔兼協其宜。方於事有益。

恭親王等又奏。前據南營將弁稟稱。五月初六日。有外國人一名。在打磨廠興泰店居住等因。當經臣等派即補主事成林前往。喚拂兩國詢問。據稱並非伊國之人。此來殊屬非禮。該員復至店中查問。據稱係荷蘭國人。名古路吉。由上海來京傳教。並呈出上海道吳煦印信執照。內寫前往直隸奉天石島等處傳教。即告以荷蘭國並無來京傳

教條。均况執照內亦無准其進京字樣。何得擅自首來。即應迅速出京以免充解。古路吉仍復狡執不去。臣等劄飭順天府派員會同成林帶領營弁聲稱將其押解出京。古路吉見此情形。勢難狡賴。但求免解。懇祈自行回津。旋於十五日起程出京。臣等派員暗中沿途跟蹤稽察。並一面函致崇慶。准全其在津逗留。該據崇厚報稱古路吉業已抵津。僅仍久留。即由津解回上海等語。臣等查照。噶國並未設立條約。何得遽行進京傳教。上海道吳煦。何以給與執照。業經行文江蘇巡撫查明。俟容覆後。再行辦理。現  
在新設通商各岸。外國人紛至沓來。

京師去津不遠。豈可漫無限制。致滋事端。臣固照會。英佛各國公使。如該國人進京。必須由領事報明地方官。給與印信執照。方准城門放進。否則即行攔阻。照會去後。英佛各公使。亦已准行。隨知照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掌文門。一體遵照辦理。並行知各督撫。凡未設立條約之國。及有約之國而並無執照者。均不准任其在內地游行傳教。現在布魯斯國私自來京之人。尚能驅逐出城。亦緣據先照會。英佛二國。是以該使等不能代為護庇。

硃批知道了。

癸丑